



荒摇江摇女摇侠

第四十五回 深林追草寇 误中阴谋 黑夜登乌龙 甘蹈虎穴

这两条人影是谁，不问而知是玉琴和剑秋了。原来二人听了差役的传令，心中十分奇讶，知道这事并非偶然，另有什么蹊跷，所以端坐在柳树上不动，瞧着下面的观众，一个个走出去，经捕役们察验手指，暗想这不是相面，倒是相手了，有些好笑。忽见那个长身的少年，不肯给捕役们看手。却施展本领，逃上高墙，想要逃走，二人那肯袖手旁观，所以也跃上高墙，去拿捉那少年。那少年见有人追至，并不逃下，因为一则下面并无接足之处，二则挤满着许多人，有几个捕役，已高举着铁尺，在那里等候他逃下，所以他回身从墙上逃去。琴剑二人在后紧追，那人行走如飞，已转过了那一道风火山墙，旁边便有一带民房，那少年飘身而下，跳至民房上，急急逃遁，琴剑二人也追至民旁。许多捕役见有人相助，大家在下面跟着追奔，高声呐喊，以壮声势，琴剑二人追过了十几家屋面，已赶到那少年的身后。少年知道逃走不脱，便回身相迎，拔出腰间短刀，对二人喝道：“你们是谁？敢来和我作对，先吃我一刀。”说罢飞起一刀，向玉琴头上砍下，下琴也拔出宝剑迎住。剑秋把惊蛰剑挥动，一同向那少年刺击。那少年不慌不忙，一柄短刀上下翻飞，和二人战了数十合，渐觉不敌，被二人的剑光围住，不能脱身，剑秋得个闲隙，让少年一刀劈进来，把剑向上一拦，乘势使

个飞鱼掠水式，一剑削去，只听那少年喊了一声啊呀，那一只握刀的右臂，竟被剑秋的宝剑砍了下来，几乎脱离两起，忍不住疼痛，身子一晃，从屋面上骨碌碌的滚下来，给捕役们擒住，琴剑二人也就放剑入鞘，很得意地笑了一笑，一齐轻轻跃下。大众都赶来围住瞧看，见那少年右臂早被剑秋砍落，鲜血淋漓，地上滴着不少血，那捕头把他的左手拉出来一看，见大拇指上多着一个小小的骀指，想不到天下竟有这种巧事，那人情虚图逃，又敢拒捕，一定和此案有关的。捕头又不知琴剑二人是何等样人，遂向二人感谢协助之力，且问姓名，要请他们同到衙中去坐坐，二人不欲多生麻烦，便说道：“我们是路过这里的，一时有兴，前来看审奇案，见那人不服命令，上屋逃遁，所以相助你们将他捉住，现在你们可以带他到衙中去细细审问，也许他就是个杀人的真凶手，此案或可水落石出了。”说罢二人便分开众人，走向旅店去。那些捕役遂把那少年带去，街坊上看的人十分惊奇，大家又沸沸扬扬地讲起这事来。

琴剑二人回到店中，坐着休息，玉琴对剑秋说道：“那少年本领固然不错，但是他无故拒捕，已猜疑到他不是好人，现在发见了骀指，此人倒有十分之九是此案的凶手了。”剑秋道：“是的，那汤阴县今天所以在广场扬言审案，到后来称病不审，及令观众出去时，要验手指，这明明是他用的计策借此引诱凶手生了好奇之心，使他也来观看，自投罗网，果然那鱼儿上了钩。不过若没有我们在场时，恐怕那些捕役都是酒囊饭袋，毫不中用，仍旧要被她逃去的呢！”玉琴道：“凶手已获，那么那个姓彭的书生可以无罪了。听讼这件事是十分万难的。幸亏汤阴县持重多虑，换了那个蔡

师霸，说不定那个姓彭的早已做了刀头之鬼了。”二人正说着话，店主等也已回转，店主听得二人的声音，忙走进来对二人连连作揖道：“二位真是英雄豪杰，在屋上行走如飞，今天若没有二位相助，恐怕那个凶手也捉不到的。佩服！佩服！不知二位从那里来，到那里去？”二位甚是直爽，约略告诉了几句。店主在晚上特地端正了酒菜，宴请二人。店中伙计也纷纷传说出去，格外把二人说得光怪离奇了。

次日琴剑二人见天色仍有些不好，一刻儿晴，一刻儿雨，难得逢着这种天气，出门人殊觉不便，于是多留一日。这天下午汤阴县真的坐堂审讯了，店主等又要去看个究竟，问琴剑二人去不去？二人道：“我们不去了，少停等你回来听个消息罢。”傍晚时店主回来，果然跑到二人这边来报告，说那少年果是此案的凶手，而且是个江湖上的飞行大盗，以前万花街王姓的窃案也是他做的，一切直认不讳。他姓姓名万清，别号粉蝴蝶，一向在河北、河南做那勾当。此番到汤阴县来盗了王姓之物，见本地捕役毫无能力，所以胆子愈大，不肯就走，恰巧彭翁娶媳铺张扬厉，远近皆知，所以他生了觊觎之心，在那天也赶到彭家瞧热闹，见新娘姿色艳丽，动了淫心，而且又闻得新娘的妆奁甚富，因此他决计下手了。但是在当天耳目众多，通宵闹热，无隙可乘，次日黄昏，他就悄悄地伏在新房的屋面上等候，后来见宾客都散，新郎也闭门安睡，遂轻轻跃下，故意在门外唤了一声，诱新郎到陪弄中，把他用手勒毙，剥了他的衣服，换上自身，便跑到新房里，假充新郎，向瑞芝求欢，可怜瑞芝那里防到这一着，竟发生了天大的祸事。他乘瑞芝睡着的时候，便去开了箱子，把值钱的珍贵首饰，一古脑儿带了去，却不

道因为骈指的关系，害了无辜的彭基。他得意洋洋，以为有人替死，再也不愁破案，所以逗留着，没有他去。不料那捉到第二个生骈指的凶手消息传出后，使他生了好奇之心，一想自己是个生骈指的人，不信替死鬼竟有如此之多，真是一时觅也不着的，所以他也来看审，却没有想到这是汤阴县用的计策，好使凶手出来，他果然上当，被人捉住，也不想抵赖，于是老实认罪。此案的真相也就大白，彭基得以释放，胜万清便了死罪，下入监狱，人心大快。琴剑二人听了，也觉爽快，但很代那新娘可怜，一夜新妇竟闹出了如此奇案，新郎业已惨死，教她一个人凄凄凉凉的哀吟黄鹄，苦守柏舟，未亡人的岁月怎样过度呢！店主又说听人传言，那新娘自怨红颜命薄，将要带发修行了。二人听着，又叹了一口气。

到得次日，天色已好，二人急于赶路，遂付清了旅资，别了店主人，一齐上道，离了汤阴县，向卫辉府进发。跑了两天，远远见山峰高峙，地方甚是荒野，忽然后面尘土飞起，有二骑疾驰而来。二人疑心有盗，便勒住坐骑等待，顷刻之间，已到面前，瞧见两匹马上坐着两个蓝袍少年，腰间各佩着宝剑，满面风尘，收住坐马，向琴剑二人拱拱手道：“二位可是上卫辉府去的？”剑秋答道：“正是。”一个面圆的带笑答道：“好了，我们有了同伴了。”剑秋便道：“你们上那里去？”面圆的答道：“我们是弟兄二人，姓蒋，我名猛。”又指着那个少年说道：“他是我的兄弟名刚，我们是南阳人，有事北上，要经过卫辉府，听人传说前面有个乌龙山，山势险恶，山上有一伙强寇，甚是了得，时常拦劫行客，我们正恐万一遇见，抵敌不住，现在遇见了二位，有了

同伴，胆气稍壮了。”便向琴剑二人叩问姓名，剑秋谎言姓许，是兄妹二人，到天津去的。二少年对他们甚是恭敬，一路同行，谈些江湖上的事，倒也不觉寂寞。走到将近天暮时，前面有个小小村落，有一家小逆旅，早有店小二出来接客，蒋猛对剑秋说道：“我们不如便在这里歇宿一宵罢，再向前去就是乌龙山了，夜间更是走不得，出门人应该小心些为妙。”玉琴听了，暗暗好笑。大家遂跳下坐骑，交给店小二牵去。四人走进店来，柜台里坐着一个胖大的男子，戴着一顶皮帽，额上有个刀疤，相貌凶恶，正和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婆娘说笑话，那婆娘略有几分姿色，鬓边插着一枝野花，脸上涂着脂粉，一块红一块白的，身上穿件黑色外褂，手里拿一柄明晃晃的切菜刀，正站在柜台东边的大肉砧边切肉。那男子一见有客人到来，连忙立起招接，引他们到里边去，房间都空着，没有什么旅客。剑秋和玉琴拣定了靠左一个上房，蒋氏弟兄指定了对面的一个上房，各自坐定。店主招待很是殷勤，晚上四人同食，蒋刚却点了一盆大肉馒头，弟兄二人把那热腾腾的馒头一个一个吃下去，且请琴剑二人也吃。玉琴摇摇头说吃不下，剑秋取了一个，擘开来，看看里面的肉馅，又肥又多，心上有些疑惑，也就放下不吃，晚餐后，大家回房安寝，四下里早已寂寞无声，剑秋对玉琴说道：“我们可记得佟家店的事么，今晚不是我多疑，总觉得有些不放心，我们可以一个睡上半夜，一个睡下半夜，轮流戒备着可好。”玉琴点点头笑道：“很好，但你未免太小心了。”剑秋道：“宁可小心些，你不看见方才店里的一对儿，实在令人可疑，况且那同行的蒋氏弟兄，也不知道他们俩究竟是何许人。”于是剑秋先让玉琴到炕上去睡，自己把灯吹

熄了，静坐了一歇，又想起前次的梦境，未免暗自好笑，假使是真的一回事，那么我将如何呢？他正在出神遐想，忽听上面屋瓦蹭地一声响，他知道那话儿来了，玉琴刚才一觉醒来，摩挲睡眠，正要开口，剑秋跳过去，把她的玉臂一推，指着屋上低低说道：“琴妹，你听！”玉琴凝神听时，只听又是蹭蹭的两响。剑秋道：“他们在屋上窥伺，我们不如开着后窗出去，抄他的背后，可好！”玉琴点点头。两人方欲举动，但是屋上屋瓦乱翻，大响而特响，接着发出呜呜的声音，两人不觉相视而笑，原来是两只猫在屋上追逐。玉琴便立起身来，打个呵欠笑道：“剑秋兄，你竟这样胆小，连猫的脚步声也听不出了。”剑秋无话可解，也笑了一笑，对玉琴说道：“时候还早，琴妹仍去睡吧。”玉琴道：“我不睡了，你去睡，若有人来时。好让我一个人杀个酣畅。”剑秋便去睡了。玉琴坐至四更过后，依然不见动静，知道他们自己太易生疑心了，也就拥衾而睡，果然一宵无事。

转瞬已是天明，琴剑二人一齐起来，剑秋很觉惭愧，对着玉琴连说对不起。玉琴道：“外面的事情本来也难以忖度的，也未可怪你。”开了房门，蒋氏弟兄便走过来和二人相见，大家用了早餐，蒋刚抢着会去了店饭钱，一起动身，那肥壮的男子送出店门，伺候他们上马，又向他们一揖到地，送他们动身。四人上路后，玉琴和剑秋心中都想，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，我们猜疑那店是个黑店，谁知都是好人，可见一个人胸中不能有成见的了。于是对着蒋氏弟兄引为良伴，并不生疑。他们向前走去，前面都是山路，看看那个对面的乌龙山，山峰渐渐相近，路上并没有饭店，跑过一处沿河的地方，有二三人家，临流而居，一个中年妇人立在一

门前，喊一个小儿进去吃午饭。四人遂向妇人开口，要向她买一顿午饭充饥，妇人便说有事，请他们四人下了马走到屋里，在一只桌子上坐定。妇人便去煮饭，因为他们的饭不够供客一饱，那小孩子却先到厨下去吃了。四人坐了一刻，妇人已将饭和菜肴搬上来，带笑说道：“这里是荒野之地，并无佳肴，请客人将就用些吧！”剑秋说道：“很好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竟有饭吃，也非常容易了。”玉琴瞧着桌上放着的两样菜，一样是萝卜烧小鱼，一样是辣椒豆腐，肚子饿了，不管好歹，盛了饭就吃。四人狼吞虎咽的吃个饱，剑秋取出三两银子，交给妇人。那妇人见了银子，眉花眼笑地谢了，接过去。

四人走出门来，跨上坐骑，又向前赶路。约莫走至红日衔山的时候，已到乌龙山下，前面山路曲折，树山众多，四人正向前跑着，忽然铮地一声响，有一物从他们头上飞过。玉琴便道：“这是响马的响箭，前面稳有强寇剪径了。”四人不管，仍旧望着跑去。只听得树林中一声锣响，跳出七八个强盗来，为首的一个身躯高大，身穿黑色短靠，手握长枪，把枪对四人一指，喝道：“你们快快留下行囊和坐骑，才放你们过去，否则一刀一个土中埋，休得怪怨咱们。”蒋刚和蒋猛拔出宝剑，回头对琴剑二人说道：“待我们先去抵挡一阵，如若不胜，再请二位相助。”玉琴点头微笑。蒋氏弟兄遂使动宝剑，把马一拍冲上前去，和这七八个强盗交手，战了十多合，众强盗抵敌不住，为首的丢了长枪，望后便退，众盗跟着一齐逃向树林里去。蒋氏弟兄回头对琴剑二人说道：“这些草寇真不济事，我们何不就此杀上乌龙山，直捣巢穴，把那些狗盗扑灭，也可代地方上除害。”剑秋说

声是，蒋氏兄弟各各催动坐骑，向树林里追将进去，剑秋也将龙驹一拎，跟着追进林中。玉琴也拍动花驴，要和剑秋同追，不料那花驴忽然掉转身子，向后飞跑，玉琴出于不防，正想把缰绳收住，谁知那花驴今天竟不受羁勒，好如发狂一般，向原路飞奔回去。玉琴十分恼怒，把两足向花驴腹下乱踢，但是也不中用，两臂虽然用力紧收，一时却也收不住。这一趟子直跑过六七里，方才觉得那花驴的力气渐渐松懈，玉琴用力一收，花驴便停住不走了。玉琴骂道：“可恶的畜生，这样不是和我捣乱么？耽搁了我的事了。”心中牵挂着剑秋等三个人，遂又想把驴子掉转头来，追赶三人，可是那花驴死也不肯回身，任你鞭它踢它，它总是倔强着不肯回头。玉琴暗想这事有些奇怪了，此驴随我以来，十分通灵，以前在张家口曾救过我的性命，此番它忽然强着不肯和他们一起追赶敌人，把我驮了回来，莫不是那边有什么不测的祸患么？愈想愈觉可疑，遂把纤手在花驴头上轻轻拍了数下，说道：“如若前有灾凶，你有意不走，可对我叫一声。”玉琴说罢这话，那花驴果然狂叫一声。玉琴点点头道是了，那么剑秋兄一定要遇着危险，我不救他，谁去援助，即使前面有什么祸患，我也顾不得一切，愿与他同死同生，但是我也不可卤莽行事，必须要想个法儿救他出来，方是上策。一边想，一边跳下花驴，见那西边的夕阳已经坠向山后，寒风吹着衰草深林，凄凄切切，暮色苍茫，归鸦噪空。玉琴心中正在犹豫，忽见前面尘土扑起，隐隐有数骑追来，她便丢了花驴，蹿到林子中去伏着窥伺。那花驴失了主人，又向后边跑去，但是打圈子一般，转来转去，好似不肯远离的样子。

玉琴伏在一株大树背后，她在林里，可以瞧得到林外路

上的人，外面却瞧不清楚林中的人了，转瞬之间，见有三四匹坐骑跑至林前，一个人大声对同伴说道：“你们看前面的花驴为什么空有无人，那姓方的女子不知逃到哪里去了。”玉琴听得出那人的声音，正是蒋猛，心中一呆，接着又听一个人说道：“我们已把男的捉住，那女的也断乎不能放她逃去。”又听蒋猛停住马说道：“我们安排的计划可算精密而周到，不知怎样的那女子十分精灵，偏偏不上我们的钩，如何好在母夜叉前面去交代呢？”又一个说道：“那花驴既在前面，料想那女子决然没有远走，说不定便匿在那个林中，我们不如进去搜他一搜。”又听蒋猛应声道是，接着听得众人下马声，脚步乱奔，跑入林中来。玉琴瞧得亲切，见为首的正是蒋猛，手横宝剑，一步一步地掩入，玉琴早已暗暗掣出真钢宝剑，等蒋猛走进的时候，突然从树后一跃而出，娇喝道：“贼子，你家姑娘等候多时了。”一剑向他头上劈去，蒋猛大吃一惊，仓卒抵御，那里是玉琴的对手，不消几个回合，蒋猛已死在真钢宝剑之下。其余的三个同伴，不识厉害，一齐举起刀枪，向玉琴夹攻，玉琴挥动宝剑，早搯倒了二个，剩下一个，要想回身逃去，早被玉琴追上去，飞起一足，把他踢倒在地，将他擒住，在他当胸一脚踏住，扬着真钢宝剑喝问道：“你们是不是乌龙山的强寇，那蒋刚、蒋猛人是不是你们的同党，为什么设计来欺骗我们，与我同二行的岳姓男子现在那里，你们可曾加害？快快实说。”那人说道：“我们都是乌龙山上的，那蒋刚、蒋猛预先改扮着客人，引诱你们前来，我们早在森子里设下了绊马索和陷坑，有意假败，好使蒋刚、蒋猛怂恿你们同追，坠入计中，不料只捉到那个姓岳的，被你脱逃而去，蒋刚遂先押解姓岳的到

山上去，蒋猛便引着我们追来，想不到他却死在你的手里，现在请你饶了我的性命吧！”玉琴又问道：“你们山上的盗魁姓甚名谁？为什么蒋氏弟兄要来诱我们中计？”那人又说道：“我们的头领姓穆名雄，别号金刀穆雄，卫辉一带地方那个不知，谁人不晓，他的浑家母夜叉胜氏，和他一起占据着这个山头，官兵也奈何他不得。只因母夜叉有个兄弟就是那个粉蝴蝶胜万清，被你们相助着官厅把他捉住的，他到汤阴去做买卖，干得一二庄案件，偏偏被你们擒住，手下人便逃回山上来报告，据着母夜叉的意思，便要前去劫牢，穆雄却以为劫牢难，劫法场容易，于是决定以后劫法场了。但是母夜叉探听得他的兄弟是被两个过路客人动手捉住的，否则决不致失利，所以她急欲复仇，遂由蒋氏弟兄献上这条计策，有意假装着客人，引你们到此入彀的。”玉琴听了，方才恍然大悟，都是自己好管闲事，结下这个冤家，且喜剑秋虽然被擒，尚未丧失性命，那乌龙山左右也不过和白牛山一样，究竟不是龙潭虎穴，我必须前去冒险救他出来，即使真是龙潭虎穴，我也顾不得了。

想定主意，便把宝剑一挥，那人早已身首异处，遂将剑回入鞘中，走出林子，见他们骑来的马，早已四散走去，又见自己的花驴却立在前面，没有远离，天色已夜将下来，自思在此旷野，一时到那里去存身，忽想起方才借用午膳的那个人家，在后面不远，我何不到那里去歇息一下，再作计较，遂跨上花驴，向后面路上飞跑而去。不多时，早到了那个人家的门前，却见双扉紧闭，杳无声息。她便跳下花驴，上前叩门，只听里面有男子的声音问道：“外面是哪一个？夜间到此敲门。”玉琴道：“是我。”只听男人又问道：“你

是谁？”接着又听他自言自语道：“在这个地方哪里来的女子，真吃了豹子胆的。”玉琴又说道：“我是方才向你们借用午饭的过路客人，请你们开一开。”听那男子答应一声，果然就来开门，手中执着一个烛台，向玉琴照了一照，便道：“姑娘请进！”又代她牵了花驴，一同走入。那男子把花驴牵到后面天井中去，口里却喊道：“阿元娘快出来，有一位客人在此。”那妇人正在右边一间小小的房里，伴她的小儿同睡，听得声音，便出来见了玉琴，便道：“呀，原来就是姑娘，何事回来。那三位先生呢？莫非……”玉琴把头摇摇道：“我们真是不幸，遇见盗匪了，他们都被捉去，只有我一人脱险。”那男子从后边跑出来说道：“姑娘，你们遇见强盗么，前面乌龙山上的强寇，端的厉害非凡，方才我从田中回来的时候，听得阿元娘说起有四位客人，三位是先生，一位是姑娘，在此借用午饭，一同向前面去的，且蒙你们十分慷慨，偿赐银子，我就怪她为什么不告诉客人，前面有强匪的呢。她又说因为她瞧见你们都带武器，不象无能之辈，所以没有和你们说起的。”玉琴笑道：“不错，这也不能怪她。”男子便请玉琴坐地，又教他妻子到厨下去煮粥。玉琴便问男子姓名，男子道：“我姓裘，名唤天福，一向在此耕田过活，以前也时常到乌龙山去打柴的，后来山上有了强人，我就不敢去了。那山上的盗魁便是金刀穆雄，本是卫辉府二龙口的土豪，后来得罪了有司，闹翻脸，便到这山上落草为寇了。穆雄还不算厉害，惟有他的浑家母夜叉胜氏，善使一根十三节的连环钢鞭，非常了得，连穆雄也不是她的对手，可想她的本领高大了，你们遇见了他们，自然失利了。”玉琴微微笑道：“虽然失利，我却要去救出他们来

的。”男子脸上露出惊异的神色，说道：“不是我看轻你，谅你小小弱女子，怎能到山上去冒这个重大的危险呢？不如报官再说罢。”玉琴笑道：“报官有什么效力，官厅若有剿匪能力，何至坐视盗匪猖獗如此。”天福点点头道：“姑娘说得不错，现在的官府畏盗如虎，尽向上司蒙蔽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那里顾到行旅的不便，地方上的为害呢？”说到这里，那妇人已端了一大碗小米粥和一碟咸雪里红前来，请玉琴吃粥，玉琴谢了，吃过粥后，对他们说道：“你们大概早要睡了，夜间的事你们不要管，我自会去自会来的。”天福又说道：“姑娘若是一定要去时，须记得上山正面的路是走不得的，非但山路峻险，而且有三重关隘，夜间都有埋伏，你一人前去蹈险，倘有不测，如何是好。我想不如从侧面右盘岭越过去，取道既近，危险反少，那边只有一座碉楼，比较容易走些。”玉琴道：“承蒙指教，可惜我不识路途。”天福又道：“姑娘向前走到乌龙山下时，不要向正面上山，可向右边一条斜上的山径走去，那边有一条小小溪涧，只要沿着溪涧行走，不到三四里，便到石盘岭，只要越过岭上的一座碉楼，下得右盘岭，地面便平坦。再向左边山路走上去，就到乌龙山上的中心了。”玉琴把天福的说话，一一记好，便道：“你们去安睡吧，不敢再惊动你们了。”天福倒也爽快，便和妇人回到房里去。

玉琴一个人盘膝坐着，闭目养神，约近二更时分，不敢耽搁，便飞身从屋上越出，施展飞行术，一口气跑到乌龙山下，记得天福的说话，看清方向，向右边一条斜上的山径走去，听得脚边淙淙的声音，如鸣琴筑，正有一条小涧，她便缘着小涧而上，不多时便到得石盘岭。月光很好，运用夜

眼，瞧见林子那边正有一座高高的碉楼，再蹿过林子，已到了碉楼之下，抬头见碉楼上插着许多刀枪旗帜，壁垒森严，隐隐有击柝之声，那碉楼筑在两个石壁中间，正当要道，没有别的路可以飞越。好玉琴毅然决然地不顾什么危险，飞身一跃，已到了碉楼上面，见距离十数步的地方，有两个小喽罗，正背对背地蹲着在地上打磕睡，玉琴也不去惊动他们，俯视里边也不见什么动静，她就连蹿带跳地越过了那座碉楼，可笑强寇们一些也没有觉得。山上的鹤鸟却在明月之夜，在谷中引吭而鸣，如老人欬笑一般，令人毛发悚然。玉琴壮着胆，跑下盪岭，从左边山路，飞跑而上，已到了乌龙山巅，停住脚步，向四下一瞧，见前面有一带高大的房屋，料想必是盗窟，走到屋边，跳上墙垣，见里面各处都有灯火，想盗寇还未睡眠，不知剑秋拘禁在那里，教她如何援救。越过了一重屋脊，听得里面一进的屋中欢笑之声，沸腾入耳，灯火明亮，她就轻轻走到那屋子侧面，伏在屋上暗处，向下观看，见正中是一间大殿，大殿中摆着酒席，有四个人向外坐着，中间的两个，一男一女，都在老年，男的鬃毛已斑，想是金刀穆雄，女的年纪比较穆雄稍轻，面貌丑陋，露出一口不齐整的黄牙，方作鸬鹚笑，大约就是母夜叉胜氏，左边坐着的一个少年，正是那个蒋刚。再向右面一看，见坐着一个女子，不是别人，原来就是飞天蜈蚣邓霸的妻子穆玄瑛，以前在白牛山上被她漏网免脱，不料现在此地，大约她就是金刀穆雄的女儿了，那么仇人相见，新仇宿冤，一齐发作，不知剑秋吉凶如何，心中却有些惶惑。只听蒋刚开口对穆雄说道：“我们弟兄二人，将这条计策去此诱他们，果然他们不知不觉的堕入彀中，可惜被那个女子逃走

了，我虽然教我弟弟去追赶，但是此时还不回来，不知追到那里去了。”穆雄道：“我方才又遣周头目带了四名儿郎前去接应，但是也不见回来。”穆玄瑛接着说道：“那女子就是所说的荒江女侠，有十分了不得的本领，不要蒋猛反吃了她的亏，也未可知，她是我的仇人，被她兔脱，真是可惜。”穆雄喝了一杯酒，掀髯说道：“谅她小小女子，有什么天大的本领，我总不信。”母夜叉胜氏又说道：“她杀我女婿，正是可恶，若给我见面时，必请她吃一钢鞭。”穆雄又道：“我们虽然没有将她捉住，但已捉到她的同伴，现且监禁着，等到捉得荒江女侠时，一起发落。”穆玄瑛道：“那个姓岳的，名唤剑秋，就是她的师兄，我们既已把他擒住，不如马上结束了他的性命，免生后患，因为荒江女侠倘然没有被我们追到，说不定她会冒险到山上来援救她的同伴。”穆雄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依你之言，便把这岳剑秋砍了罢。”便命左右将那姓岳的推来，两个喽罗答应一声而去。

玉琴在屋上瞧得分明，听得清楚，不多时早见两名喽罗。握着鬼头刀，押着剑秋前来，剑秋虽已被缚，神色自若，推到穆雄面前。穆雄便向他喝问道：“岳剑秋，你帮助了姓方的女子，把我女婿杀害，结下血海大仇，你们在汤阴的时候，又将我的妻弟粉蝴蝶胜万清擒获，到官府请功，这正是仇上加仇，怨上加怨，今日被我们捉住，这就是报应。”剑秋朗声骂道：“呸！老贼，这有什么报应不报应，你的女婿、你的妻弟和你一样的，都是民物之害，杀了他们也是死有余辜，可惜你们这些草寇，还未授首，早晚末日必要到临，我今不幸，中了你们的诡计，大丈夫一死而已，何必多言，不过我的同伴还在那里，没有上你们的勾当，她必

要代我复仇的，恐怕你们釜底游魂，不久也要同赴黄泉。”玉琴在屋上听剑秋说得这样痛快，不觉暗暗点头，徐徐掣出真钢宝剑，准备动手。只听穆玄瑛对她父亲说道：“爹爹不必同他讲理，待女儿把他先行开膛破肚，挖出他的心来，好献祭给亡夫阴灵。”穆雄点点头，才吩咐将剑秋绑在庭中一株树上，穆玄瑛便取过惊蛰宝剑，说道：“此剑便是姓岳的所用之物，我今就把来取他的性命。”说罢，便将外面的褂子脱下，露出里面绿色的紧身小棉袄，手横宝剑，走至庭中，对剑秋猛喝一声道：“看剑！”一剑向剑秋的胸口刺去。

剑秋早已闭目待死，正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忽听当啷数声，几片屋瓦从上面飞将下来，正打中穆玄瑛的手腕，忍不住疼痛，那柄惊蛰宝剑也跟着堕在地上，便见一条黑影，如飞鸟般跳落庭中，白光一道，迳奔穆玄瑛的头上，穆玄瑛不防，猛吃一惊，手中没有兵刃，只好向后逃避。玉琴身手敏捷，早将剑秋身上绳索割断，说道：“剑秋兄，我来了，快些努力杀贼。”金刀穆雄在堂上看得清楚，气得他胡须倒竖，啊呀呀一声大叫，从左右手中取过一柄金背大刀，一个箭步跳至庭中，疾使一个独劈五岳式，向玉琴头上一刀劈下。玉琴把剑向上一迎，当的一声，把金刀拦开，觉得其势沉重，不可轻忽，便将剑术使出，一刀一剑，寒光霍霍，在庭中酣战起来。剑秋已将身上绳索脱下，很快地从地上抢起自己的惊蛰宝剑，正要相助，母夜叉胜氏早挥动十三节连环钢鞭，宛如一只雌老虎，打一个旋风，向他扑来。剑秋舞起宝剑，迎住母夜叉，一剑向她腰里扫去。母夜叉喝声来得好，将钢鞭望下一压，当的一声，剑秋的宝剑直压到下面去，若非剑秋手中握得紧，早已压落了。母夜叉跟着将钢

鞭翻起，一鞭向剑秋打来，剑秋说声不好，自己的宝剑来不及望上抵挡，急使一个鹞子翻身，只一跳，跳出六七尺以外，躲过了这一鞭。母夜叉见一鞭不中，怒吼一声，跳过来又是一鞭，使个玉带围腰，向剑秋腰里打来。剑秋把剑格住，心中暗想这母夜叉果然厉害，好比得上韩家庄的铁拐韩妈妈了，我倒不可轻忽，免得失败，遂施展出平生本领，把惊蛰剑舞成一道青光，向母夜叉刺去。母夜叉也将钢鞭使急了，有呼呼风雨之声。尽向青光中上下左右的打去，一黑一青，搅做一团。

此时山上锣声大鸣，蒋刚早去聚集着四五十名喽罗，各执刀枪棍棒，赶来助战。穆玄瑛也摆动一对鸳鸯锤，跳过来协助她的父亲，同战玉琴。琴剑二人身陷重围，自知绝无他人前来援助，所以各出死力拼命狠斗，幸亏他们的剑术日有进步，又在昆仑山上重得一明禅师的指点，更见高深，因此足够应付。

玉琴和穆雄父女斗了五六十个回合，不能取胜，暗想不能不用巧了，遂假作渐渐无力的样子，向东边墙角退走。穆雄挥动金背大刀，紧紧逼过来，玉琴退到分际，假做脚下一滑，说声不好，跌倒地上，穆雄大喜，连忙踏进一步，一刀砍下，不料玉琴使个鲤鱼打挺，疾跃而起，一剑向穆雄腰里刺来，穆雄不防，不及闪避，被玉琴一剑刺中右腰，大叫一声，撒手扔刀，向后而倒。玉琴大喜，抽出剑来，便向穆玄瑛进攻，穆玄瑛见老父惨死，心中惊怒交并，咬紧牙齿，和玉琴力战。玉琴杀了穆雄，勇气大增，一柄剑使得神出鬼没，白光飞绕在穆玄瑛顶上，穆玄瑛抵敌不住，锤法散乱，被玉琴观个间隙，一剑扫去，把穆玄瑛劈倒在地，又一剑割